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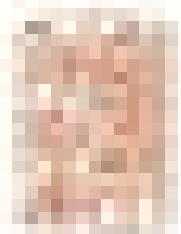


主编 申维辰

山西文学大系

《第六卷》现代文学（上）

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文學大系

主编 申维辰

本卷编选 王世杰 王春林 许并生 审稿 王德禄

山西文学大系

【第六卷】现代文学（上）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西文学大系·第六卷, 现代文学·上/申维辰主编; 王世杰, 王春林, 许并生编选.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5.1

ISBN 7-203-05190-0

I. 山... II. ①申...②王...③王...④许...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山西省-现代 IV. I21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8553 号

山西文学大系·第六卷

——现代文学 (上)

主 编: 申维辰	E-mail: Fxzx@sxsccb.com (发行中心)
编 选: 王世杰 王春林 许并生	Web@sxsccb.com (信息室)
责任编辑: 白小平 高美然	Renmshb@sxsccb.com (综合办)
责任校对: 郭永慷	网 址: www.sxsccb.com
装帧设计: 冀建海	经 销 者: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任印制: 赵宏生	承 印 者: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新华印刷分公司
责任发行: 赵并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出 版 者: 山西人民出版社	印 张: 28.75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字 数: 497 千字
邮 编: 030012	印 数: 1-3 000 册
电 话: 0351-4922220 (发行中心)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0351-4922208 (综合办)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1.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山西文学大系》编委会

顾主	问编	姚莫中	马	烽		
主副	主副	申维辰	董	国炎	苏春生	杜学文
审编	定编	薛俊华				
策划	划务	杨义辰	薛	俊华		
执行	编委	申维辰	苏	春生		
编委		杜学文				
		(以姓氏笔画为序)				
		申维辰	卢	渝	白小平	
		杜学文	苏	春生	张彦彬	
		张继红	段崇轩		姚乃文	
		郭贵春	崔元和		董大中	
		董国炎	韩玉		迪哲	
		薛俊华				

《山西文学大系》工作室

总	监	卢	渝	崔元和		
副	总	张彦彬	张继红			
工作人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白小平	杨文	张文颖		
		李慧智	武静	赵并林		
		赵宏生	秦继华	莫晓东		
		高美然	郭永慷	阎卫斌		
		傅晓红	蒙莉	薛飞		
		冀建海				

目 录

“五四”至“左联”时期山西文学概论	[1]
高君宇	[21]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21]
常乃德	[23]
东西文化问题质胡适之先生	
——读《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23]
与陈独秀书	[29]
高长虹	[33]
革命的心	[34]
生的跃动	[48]
红叶	[60]
永久的青年	[61]
槛中之狼	[62]
徘徊	[63]

2 山西文学大系·现代文学(上)

风——心	[66]
茶馆的内外	[66]
一个煽动者的口供	[67]
美的颂歌	[69]
献给自然的女儿(节选)	[73]
给——	[76]
春天的人们	[78]
给鲁迅先生	[82]
精神的宣言	[83]
幻想与做梦(节选)	[86]
太阳与月光	[88]
高 歌	[89]
生的旋律	[90]
生的一瞥	[108]
佚秋老人	[112]
高沐鸿	[127]
梦里的爱	[127]
狭的囚笼	[129]
天河	[141]
夜风	[159]
石评梅	[162]
红鬃马	[162]
雁儿呵,永不衔一片红叶再飞来!	[170]
断头台畔	[171]
我只合独葬荒丘	[172]
墓畔哀歌	[176]
李健吾	[180]
终条山的传说	[181]

私情	[184]
坛子	[188]
希伯先生	[195]
这不过是春天	[197]
《边城》	
——沈从文先生作	[239]
答《鱼目集》作者	
——卞之琳先生作	[244]
段复生	[251]
残灯之下	[251]
在骸骨中	[253]
短歌	[255]
阎宗临	[256]
波动 (节选)	[256]
冈 夫	[266]
被雨	[266]
世界	[267]
灵与肉	
——为《S·D》发刊号	[268]
告别	[269]
我们是来了	
——盼红军北上而写	[269]
我喊叫	[271]
露天歌	[275]
路之歌	[277]
张季纯	[293]
醒来吧 (节选)	[293]
给我一枝枪	[318]

4 山西文学大系·现代文学(上)

田景福	[319]
卖鸡子的妇人	[320]
偷柴	[332]
守忠叔	[340]
刘二哥	[351]
常 风	[356]
老舍:《离婚》	[356]
杨蕉圃	[362]
一座寂寞荒凉的古城	[362]
在无边黑暗的寂寥荒原中	[363]
王中青	[365]
雪夜怀梅	[365]
我有一个心念	[367]
复生	[368]
宋之的	[370]
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	[370]
王 瑶	[377]
当前的文艺论争	[378]
卢 梦	[384]
蚂蚁的悲哀	[384]
走	[385]
力	[386]
晋剧	[388]
打金枝(节选)	[389]

上党梆子	[405]
徐公案 (节选)	[405]
北路梆子	[418]
金水桥 (节选)	[418]
蒲剧	[433]
三家店 (节选)	[433]
民歌	[445]
你妈妈打你因为甚	[445]
什么人留下个走口外	[446]
不想我妈就想个你	[447]
樱桃好吃树难栽	[449]
人家都在你不在	[450]

“五四”至“左联”时期 山西文学概论

一

《山西文学大系》的现代文学部分共分三卷，本卷为第一卷，收入的是自 20 世纪初叶山西现代文学萌生至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的文学作品。按照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基本情形可以把这个时期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分界线为 1927 年前后。前一个阶段为山西现代文学的萌生草创期，也是总体成就比较高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出现于文坛的李健吾、高长虹、石评梅等作家是重要性仅次于赵树理的山西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些作家，他们以极富创新精神的作品为山西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后一个阶段的总体文学成就虽然无法与前一个阶段相提并论，但在这个阶段出现的田景福、冈夫、常风、张季纯等作家却依然以他们或极具写实精神或极具现代色彩的创作为山西现代文学由前一个阶段向 1937 年后抗战文学的过渡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山西是文化大省，也是文学大省。作为中国文学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山西文学的演变发展与整个中国文学的演变发展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当中国文学在外来文化（学）的强烈刺激作用下发

生着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重大转型变革时,山西文学也差不多同时在完成着这样一个必然的历史转折过程。早在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刚一年的1916年,就有山西籍学生常乃德、高君宇等在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刊物《新青年》上发表了攻击封建文化与道德、关注底层百姓生活疾苦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发表可以看做山西现代文化的开端。随后在北京新文化运动的渗透影响下,山西的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就逐渐地开展起来了。1919年山西的第一个新文化刊物《平民周刊》在太原问世,紧接着又有新共和学会、晋华书社、共进社以及曙光社、红光文学社、太原文学社、滂沱社等新文化与新文学社团相继出现。这些新文化与新文学社团的出现,对正处于草创时期的山西现代文学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促进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乃是以山西籍作家高长虹、高歌、向培良等为主要成员的狂飙社于1926年在北京的成立。狂飙社乃得名于德国启蒙运动中的“狂飙突进运动”,如其社名所暗示的,这一文学社团与德国的思想文化尤其是尼采的思想有着较深的渊源,表现出了鲜明的“虚无的反抗”(见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的特色。在以社团的蜂拥出现为突出标志的20世纪20年代,狂飙社是山西唯一的以其鲜明的个性特色而产生了全国性影响的一个新文学社团。我们注意到,在几乎所有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述中,在谈到20世纪20年代的新文学社团时,差不多都要在论述介绍完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以及语丝社这四大文学社团之后,提及并介绍狂飙社。狂飙社在当时全国文坛的重大影响于此可见一斑。正是在如上这些新文化与新文学社团的出现所营造出的良好氛围中,山西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代作家开始了他们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色的文学创作,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实绩。在本时期的前一个阶段,山西新文学的收获按体裁分类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诗歌创作,这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有高长虹的诗集《精神与爱的女神》、诗文集《心的探险》以及作为《狂飙丛书》之一的《给——》,高沐鸿的诗集《天河》、《夜风》,还有石评梅与冈夫同样鲜明地具有五四时期反抗封建思想道德,表现以叛逆、反抗为主要特征的个性解放精神的诗歌散篇,比如《秋的礼赠》、《雁儿呵,永不衔一片红叶再飞来》、《被雨》、《世界》等。其次是小说创作,当时山西从事小说创作者先后有高长虹、高沐鸿、高歌、石评梅、李健吾等人,而以李健吾的成就最为突出。由这些小说家们创作的值得注意的小说作品有《终条山的传说》、《一个兵和他的老婆》、《坛子》、《神仙世界》、《少年先锋》、《野兽样的人》、《红鬃马》、《匹马嘶风录》等。再次是散文创作,这一阶段山西的散文创作与诗歌、小

说相比要略微逊色一些,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高长虹的散文《春天的人们》、《给鲁迅先生》、《精神的宣言》,段复生的散文《残灯之下》、《在骸骨中》以及石评梅的散文《我只合独葬荒丘》、《墓畔哀歌》等。最后是戏剧创作,本时期山西的戏剧创作很少,只有石评梅写有《这是谁的罪》,李健吾写有《工人》、《翠子的将来》、《母亲的梦》,高长虹写有《一个神秘的悲剧》、《上海之夜》等。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本时期的山西现代文学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也即左翼文学阶段。这一阶段的山西左翼文学是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于1930年初成立之后逐渐地发展起来的。这时山西新文学的主要阵地先后有史纪言主编的《民报》副刊以及史纪言与王中青共同主编的《山西党讯》副刊。在这两个阵地上,曾先后发生过两次与左翼文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文学问题讨论。其一是1931年有人在太原“青年会”发表讲话,提出“明日的文坛,是要经过小资产阶级再进而至普列塔利亚的”的主张,这表明在当时的山西文坛,也有人如同新月派的梁实秋一样,是企图抹杀消解无产阶级文学的。针对这种情形,史纪言就明确表示,由他主编的《民报》副刊要努力做到“八条”,而第一条便是“集团的”,此处之“集团的”与当时全国文学界的总体情形相联系,即非常明确地是指具有强烈阶级特征的左翼文学;其二则主要是围绕文学形式、语言大众化的问题而在《山西党讯》副刊上展开的。当时主张大众化的有赵树理、李延年等人。讨论中较有代表性的是1934发表的署名为“何化鲁”的《欧化与大众语》一文。此文认为:“首先我认为应慎重的是出发点的问题。须知道这问题的提出是为大众,不但是想让文学渐渐接近大众,有欣赏能力,并且有创造的可能与机会,使文学变成社会的东西,变成为大众的东西。”这两次文学论争为这一阶段山西左翼文学创作的展开准备了条件。具体来说,自20世纪30年代至抗战爆发前山西文学的收获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诗歌创作,值得注意的诗作有王中青的《雪夜怀梅》、《我有一个心念》,杨蕉圃的《一座寂寞荒凉的古城》、《在无边黑暗的寂寥荒原中》,卢梦的《蚂蚁的悲哀》、《走》、《力》,冈夫的《路之歌》、《思乡曲》、《露天歌》、《我们是来了》等。尤其是作为小说家的赵树理,在这个时期也创作有新体长诗《歌先》,此诗想像奇特,构思巧妙,在赵树理的创作历程中具有特殊意义。其次是小说创作,赵树理小说创作主要成就的取得虽然是在20世纪40年代,但他小说创作的起步却在这个时期。这个时期的赵树理创作有中篇小说《有个人》,短篇小说《金字》,长篇小说《盘龙峪》(现仅存第一章及另外两小节)等。作家成熟期所具有的通

俗化、大众化的个性创作特征在这个时候已初露端倪。这个时期山西最重要的小说家乃是田景福,他的短篇小说《卖鸡子的妇人》、《偷柴》、《守忠叔》、《刘二哥》等都是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具有较为厚重的思想内涵,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准。再次是戏剧创作,这个阶段的山西戏剧创作较前一阶段有较大进步,首先值得注意的作家是李健吾。李健吾此时创作有《这不过是春天》、《梁允达》、《以身作则》等剧作,其戏剧艺术风格于此一阶段趋于成熟,引起文坛的广泛注目。李健吾之外,值得注意的剧作还有张季纯的《醒来吧》、《插翅虎》以及杜任之的《逃不得》等。最后值得注意的乃是评论写作的异军崛起。在这一方面,李健吾的评论文章《边城》、《答〈鱼目集〉作者》,常风的《老舍:〈离婚〉》、《巴金〈爱情三部曲〉》,王瑶的《当前的文艺论争》、《多角关系》等,均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从山西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发展角度看,正是李健吾、常风、王瑶等人以他们的努力为山西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石。相比较而言,这个阶段的散文创作基本上乏善可陈,只有1936年9月鲁迅在上海逝世后,山西文学界所发表的30多篇悼念文字较为值得注意,其中影响最大者当属樊希鸾《追悼我们的巨人》一文。

纵览从20世纪初山西现代文学的萌生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山西现代文学,可以发现突出地体现出了如下几方面的特征:其一,这个时期创作成绩显著的山西作家的文化活动空间并不仅仅局限于山西本土,而是明显地延伸到了比如京沪等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或者更准确地说只有在离开了山西本土,走出了带有明显的板结性与封闭性色彩的山西文化的影响与控制之后,只有在京沪这样的文化中心城市感触并进而接受了带有现代性色彩的西方思想文化思潮的影响之后,这些山西现代文学的先驱者们才可能建构并拥有一种海纳百川式的宽广的文化视野与现代眼光,才可能肩负并最终完成山西文学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历史使命。举凡这个时期重要的山西现代作家,比如李健吾、高长虹、石评梅、冈夫、常风、王瑶等,他们主要的文学创作活动都是在北京进行的。即使是如田景福这样主要创作活动都在太原进行的作家,假使抽却了他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北京大学求学的历程,那么他那极具现代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小说创作也是难以想像的。除了文化视野的开阔之外,从创作心理的角度来看,走出了山西的这些现代作家们所具有的也是一直局囿于本土的作家所不可能具有的域外审美眼光。我们固然承认本土经验的重要性,固然强调作家对表现对象的直接体验,但是另一方面,本土经验在给作家以鲜活直接的生活感受的同时,却也在某种意义

上自我遮蔽了一些东西。而这些被自我遮蔽了的东西才往往是作家对生活更重要更迫近本质的发现所在。这就需要借助于与本土经验迥异的域外审美眼光了。只有借助了域外审美眼光,作家们才可能发现被既往的本土经验所遮蔽的生活另一方面更为本质的存在,并进而以极富现代感的语言形式将之艺术化地表现出来。在这一方面,如李健吾的小说《终条山的传说》,剧作《贩马记》,田景福的一些小说,都是最鲜明恰当的例证。其二,从创作方法的角度看,这个时期的山西文学与当时全国文坛的情形差不多,基本上形成了一种既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又有现代主义的多元并存格局。具而言之,如李健吾的《一个兵和他的老婆》、《陷阱》、《这不过是春天》,田景福的一系列小说,高沐鸿的《少年先锋》以及卢梦、冈夫的一些诗作比如《小而又小地》、《走》、《露天歌》等,都注重于对当时正处于巨大变动中的社会现实生活的描写再现,其现实主义的艺术品格是十分突出的。在当时的创作中体现出明显浪漫主义倾向的作家主要是高长虹和石评梅,认真解读他们的作品,即可发现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散文,几乎每一篇都有强烈的自我表现倾向存在,每一篇都表现了对一种理想境界的向往追求,都流溢着异常饱满的情感汁液。他们的这种写作倾向与五四时期曾经在全国文坛一度普遍流行的以创造社为突出代表的浪漫主义写作潮流是极其相似甚为合拍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做是对当时时代情绪较为完满的捕捉与表达。然而更为令人值得注意的却是现代主义的某些文学因子在这一阶段山西作家创作中的突出表现。虽然这个时期的山西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称得上是现代主义作家,但现代主义的确在一些作家的作品中留下了明显痕迹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在这一方面,较为突出的是李健吾、高长虹的一些作品。比如李健吾的《死的影子》,该作原名《关家的末裔》,写的是一个没落的旗人的白日梦。小说的主人公关某,在病危时发出了虚妄的谰语:“来了——来了——二等护卫——世袭——”,然后又兴奋地重复:“来了——来了——来接——”。此时的关某眼睛睁得异常之大,“射出不能摄人的目光”,说他听见了马蹄在奔跑,怪模怪样地笑着,伸出右手向空中握去,握住了什么——是马缰?马鞭?从小说结尾处的上述描写中,的确可以感觉到有明显的精神分析意味存在,以心理分析的手法对主人公丰富的潜意识作深入的挖掘,可以看做是李健吾写作这篇小说时的根本动机所在。再比如高长虹的《结婚以后》,小说的主人公象山(很显然有着高长虹自己的影子)是一位已经初步接触到新思潮影响的青年,但家里却依旧例为他找了媳妇,虽然极不情愿,但却不愿违逆家长意志的主人公只好委屈自己,与新妇举行了结婚仪式。然

而仪式的举行却并不能彻底消除其内心激烈的矛盾冲突,婚后的他依然处于新与旧的尖锐冲突之中,矛盾重重难以解脱。小说所集中展示的正是主人公的这种复杂的心态。在小说结尾处作家写道:“他——想起他的姐姐,一个未出嫁的大姑娘,他有一次坐在她的房里,他不敢看她,但他觉得十分爱她,像要想爬在她的身上。后来,他出来了,那一夜他同他的朋友睡在客厅里,他在梦中恍惚像抱着他又像抱着她——那大概他又想着他的女人了吧?”此处对主人公梦境的描写很显然是有着些许心理分析与意识流动的意味的。从对李健吾《死的影子》和高长虹《结婚以后》的解析不难看出,虽然从本质上说李健吾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而高长虹则是一位浪漫主义作家,但在他们当时的创作中的确也有着鲜明的现代主义意味的流露表现,存在着现代主义因素。高长虹的戏剧作品明显受到西方表现主义戏剧的影响,成为当时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典范之作。其三,这一时期山西作家的文学创作实践是充分个性化了的。五四时期本来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以提倡个性解放、鼓励个性发展为显著标志的时期,具备如此特色的时代自然会为创作的多方面个性化自由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在这样的一种文化背景下,本来就个性创造为基本追求的文学创作的充分个性化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具体到当时的山西作家,则虽然一些作家的写作风格尚不成熟,但作家们所各自遵循运用的创作方法各各有别,所以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所呈现出来的艺术风格是各不相同的。在这一时期艺术上达到相对成熟水准的那些作家中,李健吾的纤曲典雅,高长虹的热情狂放,冈夫的自然真挚,等等,每位作家都有自己不同的人生经历、艺术感悟,形成不同的风格,而每一种风格中又都浸润着作家自己的个性。而正是依凭了上述作家各具个性的文学创作,整个山西现代文学史才显得格外丰富多彩,才能够呈现出文学史所本应具备的千姿百态来。

通过以上对本时期山西文学创作总体情形的扫描分析,可以确认,这一时期山西文学创作的总体成就是相当可观的。其可观之处首先是一批艺术风格相对成熟的作家的出现,其次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评论这些现代文学基本样式的具备,第三则是作家们在创作过程中对现代白话这一全新的语言形式的日益熟练的操作运用。可以说,这一时期山西作家的文学创作既成功地完成了山西文学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同时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对第二个十年的文学繁荣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对于这一点我们理应有充分的清醒认识。

二

在对 20 世纪初叶萌生至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山西现代文学的发展概况进行了如上的扫描分析之后，紧接着的便是对本卷所收作家作品的具体解读与分析。文学史的研究总是要进行必要的价值判断的，虽然本卷选目的顺序基本是按时间的先后排列的，但在对作家作品的选择和作家出现的先后顺序中所暗含的正是我们的一种基本价值评判。这是首先应该予以说明的。

进入我们评价序列的首先是作家李健吾。在山西现代文学史上，如李健吾这样曾在小说、散文、戏剧、评论、翻译乃至外国文学研究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就的作家是绝无仅有的。关于这一点，正如韩石山在《纵横谁似李健吾》（见《我手写我心》，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3 年版）中指出的：“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法国文学研究专家，不是聊备一格沾点边儿，而是实实在在，都有煌煌的建树，有些至今仍无人企及。五四以来的作家中，像这样高水平的全才，不敢说绝无仅有，顶多也是寥寥无几。”在全国作家中寥寥无几，在山西作家中便应该说是绝无仅有了。也正因为如此，韩石山才为李健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性至今未被文学史家们充分认识而扼腕叹息，遂改元好问《论诗绝句》云：“万古文章有坦途，纵横谁似李健吾？真书不入今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在认真地阅读了李健吾的代表性作品之后，我们觉得韩石山对李健吾的评价是较为客观公允的，可以肯定李健吾确实是山西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值得予以充分研究认识的杰出作家之一。先来看他的小说创作。应该说，李健吾的小说创作不仅起步较早，而且在起始阶段就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并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承认。还是在他 18 岁的时候就已在《晨报副刊》发表了短篇小说《终条山的传说》，这时候的他还在读中学四年级。到 1935 年鲁迅先生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便选入了《终条山的传说》，并在导言中对之有过精要的评述：“这时——1924 年——偶有作品发表的还有裴文中和李健吾……后者的《终条山的传说》是绚烂了，虽在十年以后的今日，还可以看见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评价虽然简短，但却一语中的地概括出了小说的基本特色。然而，尽管《终条山的传说》得到了鲁迅先生的认可和高度评价，但真正代表李健吾小说创作水准的却是因为篇幅的关系而未能入选本卷的中篇小说《一个兵和他的老婆》。这是一篇现实主义